

論《伊川易傳》的價值與得失

黃忠天*

〔摘要〕

伊川先生積五十年之學，平生著書，惟見《易傳》，其畢生精力，於斯可見。《伊川易傳》傳於今世，垂九百年矣。其價值得失，前人之述備矣，本無庸蛇足，惟不佞平生篤嗜《程傳》，曾不揣淺陋，撰成《周易程傳註評》一書，願將一愚之見，公諸同好，就教方家。本文除前言與結語外，主要分兩部分說明，其一就《伊川易傳》之價值言。大約可歸納為（一）承先啟後影響深遠。蓋自元仁宗皇慶二年以後，五百餘年，學者靡有不習《程傳》者。（二）平實明白說理精到。蓋其以義理解《易》，罕言象數。（三）因時立教切於世用。蓋《程傳》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論事，故多合於世用。其一就《伊川易傳》之缺失言，亦可歸納為三部份：（一）取譬史證之缺失。其中若干引史證《易》，牽強比附，頗值商榷。（二）詮釋義理之缺失。其中有未合卦旨、爻旨、意識形態之偏失，與斷句之訛誤等等問題，均有待爭議。（三）錯亂不全之缺憾。《程傳》於伊川卒後，書頗散亡，雖經門人後學繼校，仍不免有文句錯亂，致疑而未達，同異兩存之現象。尤其《繫辭傳》以下，未見其書，不無遺憾。雖然如此，《伊川易傳》之缺失，究屬大醇小疵，吾人於閱讀之際，自不必迴護其短，苟能知其短長，汰粕存精，斯亦可謂善讀《易》者也。況《伊川易傳》於吾國易學著作之林，仍不失為經典之作，捨其書而不讀，則其於《易》也，吾人期期不敢謂之入門矣。

關鍵詞：伊川易傳、易程傳、義理易、程頤、易經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易經》向被推為群經之首，除以其「文起周代，卦肇伏羲」（《經典釋文·序錄》）外，更以其象文明之始，而為「政教之所生」（《六藝論》），是故歷代學者莫不傾心研究，以致易學著述之繁富，遠愈他經。

至於如何於浩瀚典籍中，尋求藉茲登堂入室之津筏，古今易家大抵眾口一辭，即須從熟稔經傳原典入手，從古注入手。惟古注牙籤萬軸，又當以何為先？夫易道廣大，統貫天人，諸家之說，仁智互見，各得一察，難以取捨，然私慮以為初學者宜先義理而後兼及象數，先一家而後旁涉諸家。準此要道，則程頤伊川先生《易傳》，洵為不二之古注也。故自《伊川易傳》於宋哲宗元符二年（一〇九九年）撰成後，迄今已歷九百餘年，學《易》者鮮有不讀其書者。

忠天於一九九六年執教高雄師範大學中文系，擔任易經課程，便以《伊川易傳》教授學子，惟坊間所見，或無標點斷句，或雖經標點斷句，然魯魚亥豕，訛誤脫衍，幾無頁無之。遂不揣淺陋，重加點校，並輔以善本，酌加註評，俾讀者於《伊川易傳》之疑難字詞，牽涉人事，典故出處或能曉然明白，並可免於檢索之苦，於是成《周易程傳註評》一書。欣逢二千零二年世界易經大會於四川涪陵召開，而涪陵更為《伊川易傳》成書寶地，值此因緣際會，遂將個人於編校時，管窺之見，撰成「論伊川易傳之價值與得失」一文，以就教方家。

《伊川易傳》之價值得失，自宋後公私藏書目錄，每有著錄，而其中尤以清·朱彝尊《經義考》收錄最詳，然仍有未及備載者，¹惟單從《經義考》所引十八家評論，亦可略見諸家於《伊川易傳》，品評之富，後人似無庸贅述，憑添蛇足。然觀前人之說，頗有黨同伐異，未足以病伊川者，亦頗有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茲將個人編校所得，略述於後，冀能補前人論述所未

¹ 如錢曾《讀書敏求記》、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柳貫《柳待制文集》均於《伊川易傳》有所評述，《經義考》均未及刊載，今俱以補入拙作《周易程傳註評》一書卷尾。另丁晏《周易述傳》於《伊川易傳》亦多所論述，亦亟待補入。

備。惟限於學殖，疏繆之處，自知難免，尚祈識者有以教之。至於本文於《伊川易傳》所用版本，主要採清光緒十年「古逸叢書」影元至正九年積德堂刊本為主，並以明福建巡按吉澄校刊與清武英殿本等為輔本。

二、《伊川易傳》之價值

歷來評《伊川易傳》者，猗歟盛哉！《伊川易傳》之價值亦仁智互見，茲就其大者，謹歸納前賢之論，重以一愚之見，概分三方面以說明其價值如下：

（一）平實明白說理精到

《易》原為卜筮之書，自《十翼》之作，遂使《易》由單純卜筮之用，一變而富有哲學之義涵，而躋為六經之一。《十翼》思想，雖不免雜揉原始卜筮之術數，及戰國以來，道家、陰陽家之思想，²然大體言，其為儒家之說，則毋庸置疑。儒家論事說理，多平實而切近人事，尤以〈彖〉、〈象〉、〈文言〉諸傳尤然。漢初諸儒說《易》，皆承此遺風，迨至孟喜以陰陽災異說《易》，遂開啟漢代象數釋《易》之門，³其後焦延壽、京房等繼起，復有互體、爻變、納甲、世應、飛伏諸名目，至三國虞翻，遂愈趨繁瑣叢雜，變本加厲矣。

迨魏晉王弼、韓康伯出；盡掃象數，使易學重返義理之路。然弼出入儒道，祖尚虛無，⁴雖重在說理，卻罕言人事。直至宋代胡瑗、程頤，上承王弼以來

² 如卦爻辭中不言陰陽二字，惟〈坤卦·文言〉則有「陰疑於陽必戰」、〈繫辭〉亦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語。而〈說卦〉所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屈萬里以為己襲鄒衍終始五德之說（見《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台北：學生書局，一九八五年九月），頁十七。而〈謙卦·彖〉：「天道虧盈而益謙」，亦與《老子》「有餘者損之」之說相合。另〈繫辭〉所載「大衍之數五十」一章，更為古術數之遺。

³ 見《漢書·儒林傳》卷八十八。（台北：鼎文書局，一九八六年三月）

⁴ 如〈恒卦·上六〉：「振恒凶」，王弼注云：「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幾同出一轍。

義理易學之基礎，改以平實。而切合人事之儒理，一掃老莊易之高蹈玄虛，於是易理更為明白可從，故何喬新云：「自漢以來，考象占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迨程子作《易傳》，《易》之義理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益著。蓋程子之《易》，發揮孔子《十翼》者也；朱子之《易》，則推三聖教人卜筮之旨也。後世有功於《易》道，非程子而何哉？」⁵觀《伊川易傳》除以儒理釋《易》外，文中亦罕言象數，徒以淺近之言，寓醇實之理，故朱熹云：「《易傳》明白，無難看處」，⁶又謂：「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⁷而楊時喬謂其「說理精到」，馬端臨謂其「精於義理」（《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三），四庫館臣更推譽曰：「言理精粹，自非漢唐諸儒可及。」（《四庫提要》卷三，葉二）

惟後世批評《程傳》者，每在意其略於象數，遠於天道，不知此適為《程傳》殊勝所在。吾人試觀程子所言：「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⁸明乎此，學者亦當知所適從矣！近人戴君仁先生云：「或以為《程傳》於象數闕略，是其缺點，但我卻以為這正是他的優點」，⁹此誠見道之語。

（二）因時立教切於世用

中國哲學特質，向以「生」為重心，迥異於西方以知識為中心，以理智遊戲為特徵的哲學。而哲人所思所行，亦莫不深繫於生民安身立命之事。《易經》

⁵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十引。（台北：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二月）

⁶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三引。（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九月）

⁷ 《朱子語類》卷六七，葉四～五。（台北：正中書局，影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覆刊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

⁸ 《二程遺書》卷二一上；頁二七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一九八三年九月，收錄於《二程集》）

⁹ 戴君仁《談易》（台北：開明書店，一九八〇年三月），頁九九。

為吾國哲學之源頭，自然相應於此一文化特質，未嘗捨離人事而侈言天道。昔章學誠云：「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¹⁰而〈繫辭下傳〉亦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楊萬里注云：「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父子，無非《易》也；視聽言動，無非《易》也；治亂安危，無非《易》也；取舍進退，無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尼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此之謂也。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書之道不可遠也」。¹¹蓋《易經》為一生命之哲學，其目的在「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是以其中即使論及天道，涉乎形上，然其終極之目的，仍在下貫人生，天人合一，體用不二，庶幾「曲成萬物」，而使萬物各得其宜也。

《程傳》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論事，故多合於世用，昔魏了翁云：「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故無智愚皆知好之。」（《經義考》卷二十引），而李瓚亦云：「伊川之《易》，有用之學也。自是程氏之《易》與孔子《十翼》同功，非特解經而已。或者例以注疏觀之，非真知程子者矣。」（同上），陳淳亦謂「自秦以來，易幸全於遺燼，道則晦而不章。卑者泥於窮象數，而穿鑿附會，為災異之流，高者溺於談性命，而支離放蕩，為虛無之歸。程子蓋深病焉，於是作《傳》以明之，一掃諸儒之陋見，而《傳》即日用事物之著，發明人心天理之實，學者於是始知《易》為人事切近之書」（同上）。

惟若干易家，往往著重於象數與天道以批評《程傳》，如郝敬云：「程正叔《易傳》大抵因王輔嗣之舊，廓而充之，於象數闕略，徒執君子小人治亂生解，其於三極之道，殊覺偏枯。」（同上）馮當可亦謂「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同上），殊不知伊川正欲力矯象數與義理之流弊，期使《易》為有用之學，故朱熹〈跋〉曰：「自秦漢以來，考象數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

¹⁰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台北：盤庚書局，一九七八年），頁一。

¹¹ 楊萬里《誠齋易傳》（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一年尹耕療鶴亭本），卷十八，葉二十一。

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同上)，而丁晏亦謂「程子之學，明於政治得失之原，切於身心日用之要，欲學聖人之《易》，舍程子無由入也。」¹²是故因時立教，切於世用，誠為《伊川易傳》之價值所在。

(三) 承先啓後影響深遠

古今易注，浩如煙海，論其影響，罕有能與《伊川易傳》相匹儔者，蓋伊川上承漢魏以義理解《易》之系統，如其〈與金堂謝君(湜)書〉云：「若欲治《易》，先尋經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瑗)、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文集》卷九)試觀三家之《易》，《程傳》採擷甚多，亦奠其義理說《易》之基，而為義理派易學之大宗師。自茲以降，凡以義理詮《易》者，莫不宗之。甫自宋代已有援為學官教材者，如呂祖謙云：「會稽周汝能堯夫，鄞山樓鏗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經義考》卷二十引)至元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一三年)更下詔科舉，《易》用程朱，明清仍之。然程朱《易》注雖同列官學，惟朱熹《本義》本在「發揮邵《圖》之法象，申明《程傳》之旨趣」，¹³因此，《本義》每云：「《程傳》備矣」而不另為之注，沒若，苟不讀《程傳》，則《本義》亦難明白。

夫《易》傳習久矣！自漢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立五經博士始，兩千年來學者靡不習《易》；自元仁宗以降至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廢科舉止，五百餘年，學《易》者又靡有不讀《程傳》者，即如乾喜學者漸棄宋學，然於《程傳》每多宗之，如段玉裁〈戴東原年譜〉云：「先生言《周易》當讀程子《易傳》。」職是之故，不讀《程傳》，幾無以會通義理易學之師承師說，不讀《程傳》，學者頓失幾分對話與共識之基礎，其影響之深遠，蓋可想見。

¹² 丁晏《周易述傳·書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清同治元年頤志齋叢書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

¹³ 見《經義考》卷三十一引陳淳語。

三、《伊川易傳》之缺失

《伊川易傳》之缺失，前人多著墨於其略於象數，遠於天道二事，然論《易》之道非一，必欲以此為是，以彼為非，恐易流於門戶之見，未足以服伊川之心，故本文論《伊川易傳》之缺失，擬就《程傳》撰作之內外緣以論《程傳》，就經傳之大旨、易例等以論《程傳》，庶幾以知《程傳》之美惡。

（一）取譬史證之缺失

《伊川易傳》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論事，故多合於世用，其釋《易》亦往往取譬人事，並每多精當，如〈蹇卦·九五〉：「大蹇，朋來」，《程傳》注云：「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之儀，德宗之李晟是也。」似此援史以證《易》者尚多，大抵貼切，此亦孔子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之垂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惟《程傳》於所援引八、九十則史事中，仍不免有失於妥切者，如〈蠱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程傳》注云：

上九居蠱之終，無係應於下，處事之外，無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無應援而處無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

《程傳》以賢人君子不遇於時，故高潔自守，不事王侯。然細究卦辭「元亨」二字，足以說明蠱本指敗壞，然由治蠱終能元亨，因此，上九乃是蠱既治而功成身退之時，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折中》引張振淵：「居蠱之終，則無事之時世，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因此，此爻若以功成身退者，如范蠡、張良諸人喻之，較符合爻意。又如〈無妄·九五〉：「無妄之疾，勿藥

有喜」，《程傳》注云：

無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無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之叔孫武叔是也。

誠如伊川所云，無妄之疾不足憂患，故無須刻意攻治，當自痊癒，唯文中舉舜征有苗、周公討管蔡以為史證，似不合爻旨，蓋既征之、討之，不可謂「勿藥」也。故三例中，惟孔子與叔孫武叔事，較為妥切，餘恐非「勿藥」之例。《伊川易傳》取譬之缺失，雖尚有數例，¹⁴然就其全書觀之，究屬少數，瑕不掩瑜也。

（二）論釋義理之缺失

《易經》由於撰成時代久遠，文辭簡略，造成一語多義，是以歷代易家各逞其說，往往莫衷一是。本文於探究《伊川易傳》詮釋義理得失部分，自宜避免陷入以我為是，以彼為非之主觀論斷，儘可能就客觀之立場以檢索《程傳》之缺失，綜觀其缺失之所由，厥有下列主要因素，茲分述之：

1、未合卦旨

易家釋《易》容或不同，然萬變不離其宗——即不可遠離一卦旨意以解說之，致望文生義，《伊川易傳》雖說理精當，惟有時不免亦犯此病，如解〈蠱卦·六四〉「裕父之蠱」云：

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無應助，往安能濟？

¹⁴ 如〈坤卦·六五〉注云：「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按：后羿本為夏代有窮國之君，而為臣下寒浞所弑，並非以臣居尊位，宜以浞，莽為例較妥切。

按：「裕」字，來知德謂「正幹之反也」。《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此說恰與《程傳》相異。本卦卦辭：「利涉大川」，有積極義，故初六雖以柔處下，亦云：「幹父之蠱」，況六四處大臣之位，於治蠱尤責無旁貸，故宜以《本義》之說為是。又如〈比卦·上六〉：「比之無首，凶」，《程傳》注云：

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終善矣。有其始而無其終者或有矣，未有無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無首，至終則凶也。

按：《程傳》以「始善」解釋「首」字，惟揆諸〈比卦〉各爻，無論處在任何時位，均須合於元永貞之道，是以，上六爻旨已不在有無善始，而是在遲速先後。楊簡《易傳》云：「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誠，比不于其初，及終而始求比，不忠不信，人所不與，凶之道也。首，初也。」除上述外，另〈師卦·九二〉、〈比卦·卦辭〉、〈噬嗑·初九〉等，均有類此病者。

2、未合爻旨

卦有卦旨，爻有爻意。爻意雖不離卦旨，然仍須依其時位而予以不同之解說。觀《伊川易傳》中，未合爻旨者，如〈需卦·六四〉：「需于血，出自穴」，《程傳》云：

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

按：《程傳》以穴為「物之所安」，故「出自穴」一語，程子意為失其所安。惟本卦上體為坎，坎為險，〈說卦〉云：「坎，陷也」，故朱熹《本義》云：「穴者，

險陷之所」，《易》原為卜筮之書，故卦爻辭多前瞻性之話語，六四「出自穴」，自然非描述現狀，而是策勵來茲，意謂六四苟能順以聽時，終能「出自穴」，擺脫險陷之所也，此〈小象〉所謂「順以聽」之意。而上六「入于穴」，以其居坎險之終，故有「穴」象，然其雖入於險，以能敬不速之客，終能轉危為安也。由此可見，《程傳》以「穴」為安，究與爻旨未合。又如〈復卦·六二〉：「休復，吉」，《程傳》云：

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

按：《程傳》解「休復」為復之休美，實承王弼、孔穎達等先儒舊說，於義雖亦可通，惟考諸《尚書·秦誓》：「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鄭玄注：「休休，寬容貌。」是以來知德《周易集註》云：「休者，休而有容也。人之有善，若已有之者也。」揆諸爻旨及〈小象〉：「以下仁也」一語，「休」字作「容」解似較佳。若依《程傳》，則〈復卦〉諸爻，除上六之「迷復」外，何爻非「復之休美者也」？

3、意識形態之偏失

《伊川易傳》於意識形態之偏失，主要在坤陰之理解上，如其於〈坤卦·彖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下注云：「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按〈繫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以〈乾卦·彖傳〉所謂「大哉」、以及〈坤卦·彖傳〉所謂「至哉」，二語均是就天地生物之德而言，故下文有萬物「資始」、「資生」之說。然推究易理，獨陰不生，獨陽不長，在萬物始生之過程中，天地實缺一不可，乾坤雖於位有主從之分，然於德實無高下之別。〈乾卦〉具元亨利貞四德，〈坤卦〉亦具四德，蓋地道順承天施而化育萬物，德合無疆，故也。《程傳》於此關鍵處非不知此理，¹⁵惟於〈彖傳〉則自違其說，對乾坤二元強作價值高下之判斷。

¹⁵ 如《程傳》於〈坤卦·卦辭〉注云：「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

此外，《程傳》論坤陰，每以柔躁謂之，如〈坤卦·彖傳〉：「安貞之吉」下，注云：「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又如〈復卦·六三〉：「頻復」，《程傳》亦注云：「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夫陰體雖柔，然未可言「躁」，試觀〈坤卦·文言〉云：「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足見「至柔」、「至靜」方為坤陰之本質，故孔穎達謂「地體不動是至靜」。

綜論《程傳》於坤陰詮釋之差謬，恐源於其意識形態之偏失，而此意識形態或與漢代以來漸將《易傳》中，原本強調乾坤二元位有主從、德無高下之概念，轉變為「貴陽而賤陰」、「喜陽而惡陰」、「扶陽而抑陰」之思想，¹⁶忽略了陰陽做為對等的概念，如善與惡、君子與小人等，固然有價值高下之分野，然而做為角色之分工，如日與夜，男與女，君與臣等等，實不可以價值高下論斷之。由於漢儒過於強調陽貴陰賤、陽善陰惡之說，自茲以降，不僅造成階級意識之抬頭，君臣、上下、男女種種地位之懸絕，並從而扭曲陰陽兩造雙方平衡與對等之關係，於是「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¹⁷與「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荒謬思想與行徑之萌生，亦毋足怪也矣！

此亦為《程傳》於詮釋易理，不免產生不當或矛盾之癥結因素之一。復再舉一例以說之，如〈坤卦·六五〉：「黃裳元吉」，《程傳》謂「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上文中，《程傳》論「臣」與「婦」，採雙重標準衡量之，是頗值爭議者，蓋若如《程傳》所言「陰者，臣道也，婦道也」，六五一爻無論臣居尊位，或婦居尊位，按理均同屬「以陰居尊位」，亦應同為「非常之變」，自不當有「臣居尊位猶可言」、「婦居尊位不可言」之別。此一問題，亦與上述

¹⁶ 如董仲舒《春秋繁露·陽尊陰卑》中所云：「貴陽賤陰」、「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等等思想，即強化陰陽之分野，並導向純然以價值判斷來區分陰陽。惟此轉變與影響甚為複雜，宜另為專文討論，在此暫不贅述。

¹⁷ 見《三國演義》十五回載劉備引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

所言，漢代以來貴陽賤陰之觀念有關，吾人面對此一意識形態之偏失，自不能全然咎責程頤一人，蓋此意識之形成，其來有自，《程傳》亦不過承此流風餘韻耳，惟吾人研讀是書，亦不能不辨明其失。

4、斷句之訛誤

《周易》一書，因年代湮邈，致經文之斷句，有時不免仁智互見，莫衷一是。《伊川易傳》於經傳斷句上，自亦有異於他人者，然倘事理之可通，自可備為一說。苟不可通者，自當審辨而寔正之，如〈坤卦·卦辭〉：「先迷後得主利」一句，《程傳》斷為「先迷後得，主利」，使其說為是，則「主利」一詞，蓋為一重要之命題，故《程傳》遂加以闡述云：「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程傳》斷句之是非，吾人可從三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從〈彖傳〉觀察。夫〈彖傳〉者，斷一卦之義者也。觀〈彖傳〉云：「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文中並未論及「主利」一語，僅以一「常」字概括之，其中蘊含之意義有二：即〈彖傳〉不以「主利」單獨為句，故亦不另加闡釋，此其一；〈坤卦·卦辭〉以「先迷後得主，利」為斷者，蓋坤陰以柔順為正為常，故得其主，即以陰從陽，得其依託之謂，此亦坤陰之常與坤陰之利，故〈彖傳〉以「得常」二字總括其意。

其二：從〈文言〉觀察。〈文言〉云：「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由文中「得主」一語連用，並以「得主」則能有「常」來看，亦證明上文之推論無誤。

其三：從類比觀察。設若《程傳》「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此說可以成立，則吾人亦可以人事類比之，有如「主利，利萬物（民）則主於臣，生成皆臣之功也」，如是之說，可乎？《程傳》下文云：「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此說不謬，然論及利萬民，可謂「主於臣乎」？蓋坤順承天施，乾為主、坤為從是也。

綜合上述三說，《程傳》於〈坤卦·卦辭〉之斷句，確有不可通者，惟似

此者，幸不多見也。

(三) 錯亂不全之缺憾

1、就不全言

《伊川易傳》正文，一如王弼本，止解六十四卦部分略有解說，此外則無〈繫辭〉以下諸傳。元·董真卿云：「東萊呂氏（祖謙）始集周子、二程子、張子諸家經說、語錄及程子門人共十四家之說為《精義》以補之」。¹⁸明·錢曾亦謂「程先生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全解，東萊《精義》載先生解並及《遺書》，今並編入，續六十四卦之後，題之曰：『《後傳》』，庶程朱二先生皆有全《易》云。則是予所藏六卷，為程氏原書，而《後傳》乃據《精義》、《遺書》攙入者」。¹⁹由上述可見，《程傳》原書僅為六卷，而且止解六十四卦，坊間有合《精義》或《後傳》者，皆非原書之舊。至於始為《易程傳》續補〈繫辭〉以下者，世人咸推呂祖謙，惟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曾引宋·《中興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而清·楊守敬亦云：「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截失當，謂為偽託，似不誣」。²⁰

今不論《程傳》六卷後，所續諸卷是否為祖謙所編？惟可見宋代即有以《程傳》止解六十四卦，不為無憾，遂加以續補，以求為全書者，至於程頤何以不注〈繫辭〉以下？今固難得其詳，惟就程頤其人其書，向推為儒理易學之宗師與經典，並深刻影響後世新儒家之易學，²¹〈繫辭〉以下，復頗具豐富之哲學義涵，伊川未能有完整系統之詮釋，不能不謂為易學史上之一大缺憾。

¹⁸ 見《經義考》卷二十引。

¹⁹ 見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葉一～二。（台北：藝文印書館影海山仙館叢書本）

²⁰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葉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清光緒鄰蘇園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

²¹ 如熊十力之易學思想中之體用觀，即有淵源於伊川「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者。

2、就「錯亂」言

伊川於《易傳》成書後七年卒（一一〇七年），其成書雖久，惟學者莫得其傳，其因正如伊川所云：「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²²又云：「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²³由上述可見《伊川易傳》成書雖久，然遲遲未能定稿付梓授徒，主要在伊川於此書之用心審慎，尚覲有所精進。惜伊川卒後，其書竟因之錯亂不整，據楊時《跋》云：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其，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得其書，得其意，忘言可爾。²⁴

而呂祖謙亦《跋》曰：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注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宋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憾，視諸

²² 《河南程氏外書》卷五（收錄於《二程集》）。

²³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七，頁一七四～一七五（收錄於《二程集》）。

²⁴ 見《經義考》卷二十引。

本亦或庶幾焉。²⁵

楊時為程頤及門高足，於伊川生前尚未能親受其書，待得其書，卻又已錯亂重複，幾不可讀，足見《易程傳》確為草具未定之稿。楊時雖經一年之校訂，仍有疑而未達，不敢輒加損益者。而後雖復經尹焞、朱熹、呂祖謙等等校讎，雖大致底定無誤，惟「同異兩存」、「疑而未達」現象，依然存在，試略述如下：

(1) 義異兩存

《伊川易傳》中，頗有許多因版本不同，文義兩異而並存之情形，如〈履卦·六三〉下注云：

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群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文中或作「與」或作「不與」。就卦體言，五陽一陰，故六三為群陽所與；遂有武人而欲為君之象，就六三以陰居陽，處不得中；履非其正言，故為群陽所不與。上述二說，說解雖異，惟均可自圓其說，故兩存之。又如〈泰卦·九二〉下注云：

既不能（一無既不能字）斷以太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字）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

上文中，兩說亦均可通，說解雖有不同，惟其終極意義無別，故亦兩存之。

(2) 義同（近）兩存

《伊川易傳》中，其文句因義同或義近而兩存之現象，頗為尋常，如〈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下注云：「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眾

²⁵ 見《經義考》卷二十引。

陰所宗，履得其（一作正）位」，文中「履得正位」，二者皆指九三以陽爻而處陽位，其文字雖稍異，然意義實無別也。又如〈漸卦〉卦畫下注云：「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一有而字）有因也」，文中「其高有因也」與「其高而有因也」，兩者意義無別，不過文氣舒緩有別耳！《伊川易傳》中，似此者，幾無卦無之，茲不贅舉。

（3）疑而未達

《伊川易傳》雖經後人多所校訂，然疑而未達者，仍不免有之，如〈乾卦·卦辭〉：「元亨利貞」下注云：「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上文中，文句似有訛脫；致坊間斷句每多歧異，²⁶其文雖似可解，然終究未安。又如〈咸卦·六二〉：「咸其腓，凶」，《程傳》注云：

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

文中所謂「非如腓之自動」一句，似亦有訛脫，以致文句費解難通。「非」字在此，惟作「批評」、「責難」方可通，然語句似仍未完足，宜作「此非其如腓之自動」，語義方不致誤讀。

由上述說明《伊川易傳》文句錯亂，致有疑而未達，同異兩存之現象，此皆肇因《程傳》本非定稿，伊川生前未及騰清底定，重以卒後，復遭散亡，後雖復得，然錯亂重複，傳摹浸舛，幾不可讀，雖經尹焞、楊時諸人等校定，然猶有上述諸缺失存焉，惟學者得其書，得其意，忘言可爾，自不必以小疵而廢其大醇也。

²⁶ 如台北：文津、河洛、泉源等等出版社所出版之《易程傳》，均斷句為「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本文則依清·康熙五十四年武英殿原刊本為斷。

四、結論

《伊川易傳》之價值與得失，已略如上述，茲歸納其要點如下：

(一)《程傳》之價值大致可分為三點說明，其一：平實明白說理精到。蓋程頤上承王弼以來之義理易學，並一改老莊《易》之高蹈玄虛，而以儒理解釋《易》，使易理更為平實明白，文中復罕言象數，徒以淺近之言，寓醇實之理，故四庫館臣謂其「說理精粹，自非漢唐諸儒可及。」其二：因時立教切於世用。《程傳》旨在推天道以明人事，期使《易》為有用之學，故於治亂得失之原；內聖外王之要，多所措意，故丁晏云：「欲學聖人之《易》，舍程子無由入也。」其三：承先啟後影響深遠。《程傳》上承漢魏以義理解《易》系統，下開宋後官學系統，是以自元仁宗以降，五、六百餘年來，學《易》者，幾靡有不讀《程傳》者，故不讀《程傳》，幾無以會通義理易學之傳承；不讀《程傳》，學者頓失幾分對話與共識之基礎。

(二)《程傳》之缺失，大致亦可分為三點說明。其一：取譬史證之缺失。《程傳》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論事，故其釋《易》每取譬人事，亦多精當，然仍不免有失於妥切者，如以伊尹、太公望等取譬〈蠱卦·上九〉；或以舜征有苗、周公討管蔡，取譬無妄九五「勿藥」之義，均殊欠妥切。其二：詮釋義理之缺失。其中又可細分為未合卦旨、未合爻旨、意識形態之偏失、斷句之訛誤等等，以致造成《程傳》於詮釋義理之未當。其三：錯亂不全之缺憾。就「不全」言，《程傳》止解六十四卦，〈繫辭〉以下，付諸闕如，致伊川未能完整、系統地詮釋《易傳》中，豐富之哲學義涵，不能不謂為《程傳》之一大缺憾。就「錯亂」言，由於伊川生前未能親自定稿付梓，以授門人，致卒後其書散亡，雖又復得，然傳摹浸舛，失其本真，雖經楊時、尹焞、朱熹、呂祖謙諸人校訂，仍不免有「同異兩存」、「疑而未達」者，此亦為《程傳》之另一缺憾。

(三)《程傳》雖有如上之缺失，然究為大醇小疵也。其於吾國易學著述之林，誠為經典之作，不朽之論，毋怪顧亭林云：「昔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

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²⁷丁晏亦謂「蒙少而讀《易》，自漢唐迄宋元明之注解，汎濫旁求，無慮百數十家，驚然而無所得。迨年逾六旬，篤耨程子之傳，朱墨點勘，日翫一卦，兩閱月而卒業，為之歎絕，以為孔子之後，一人而已²⁸。」不佞忝居上庠，以《程傳》教授諸生，於茲八載矣！於易雖未躋彬彬，然於《程傳》尚略有所得。昔唐子西有名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²⁹吾亦略仿其語曰：「天不生伊川，易海無南鍼」，聊以終此篇云。

²⁷ 《亭林文集》，卷三·葉三。（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一九六六年三月，收錄於《亭林文集》）

²⁸ 丁晏《周易述傳·書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清同治元年刻頤志齋叢書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

²⁹ 明·楊慎《丹鉛摘錄》卷十三·葉三引（台北：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The Discussion on th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and Drawbacks of Chen Yi's Annotated I Ching

Huang, Chung-Tien*

[Abstract]

Chen Yi had studied and written books in 5 decades during his lifetime. The most prominent published work was his annotated I Ching. The book really showed the author's in-depth knowledge and unique understanding on I Ching. Chen Yi's annotated I Ching had lasted more than 900 hundred years. Lots of scholars had analyzed and annotated on the book during various generations. Any furthe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book may seem to be redundant. However it is the author's lifetime favor and goal to study on I Ching annotated by Chen Yi. The author also wrote and published a book "The Analysis and Comments on Chen Yi's annotated I Ching" before he publishes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wo main parts besides the prologue and epilogue sections. The first main part is to discuss the main valuable contributions of Chen Yi's annotated I Ching. Thes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main areas. The first area was the long lasting influence of the book. Almost every scholars studied the book during the five century period starting from 1313 AD. The second area

* Huang, Chung-Tie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was the clear explanation and good reasoning of the book. It tried to interpret I Ching with logic reasoning instead of working on astrology. The third part was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ook. It exemplified the principles of I Ching through real life application.

The second main part is to discuss the potential drawbacks of Chen Yi's annotated I Ching. These drawbacks can also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main areas. The first drawback was lack of good historic examples in the book. Several examples used by the book were inappropriate and unrelated to the principles of I Ching. The second drawback was Chen Yi's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I Ching principles. Some of Chen Yi's comments were arguab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Gua and Yao in I Ching. The third drawback was the incompleteness and out of order of the content. Chen Yi's annotated I Ching became unoriginal and disparity after his death. Although his students and the other followers tried to edit and correct the problem, it still showed the problems of contradictory paragraphs and out of order sentences through the book.

Overall Chen Yi's annotated I Ching still provides great value to us against its minor drawbacks. There is no need for us to cover these minor drawbacks. A good reader of the annotated I Ching will know how to select and learn the important things from the book. Chen Yi's I Ching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lassical books in Chinese literature. How can a scholar claim to know I Ching without reading through this important book?

Keywords : Chen Yi's annotated I Ching , I Ching , Chen Yi